

唐宋八大家名篇赏析与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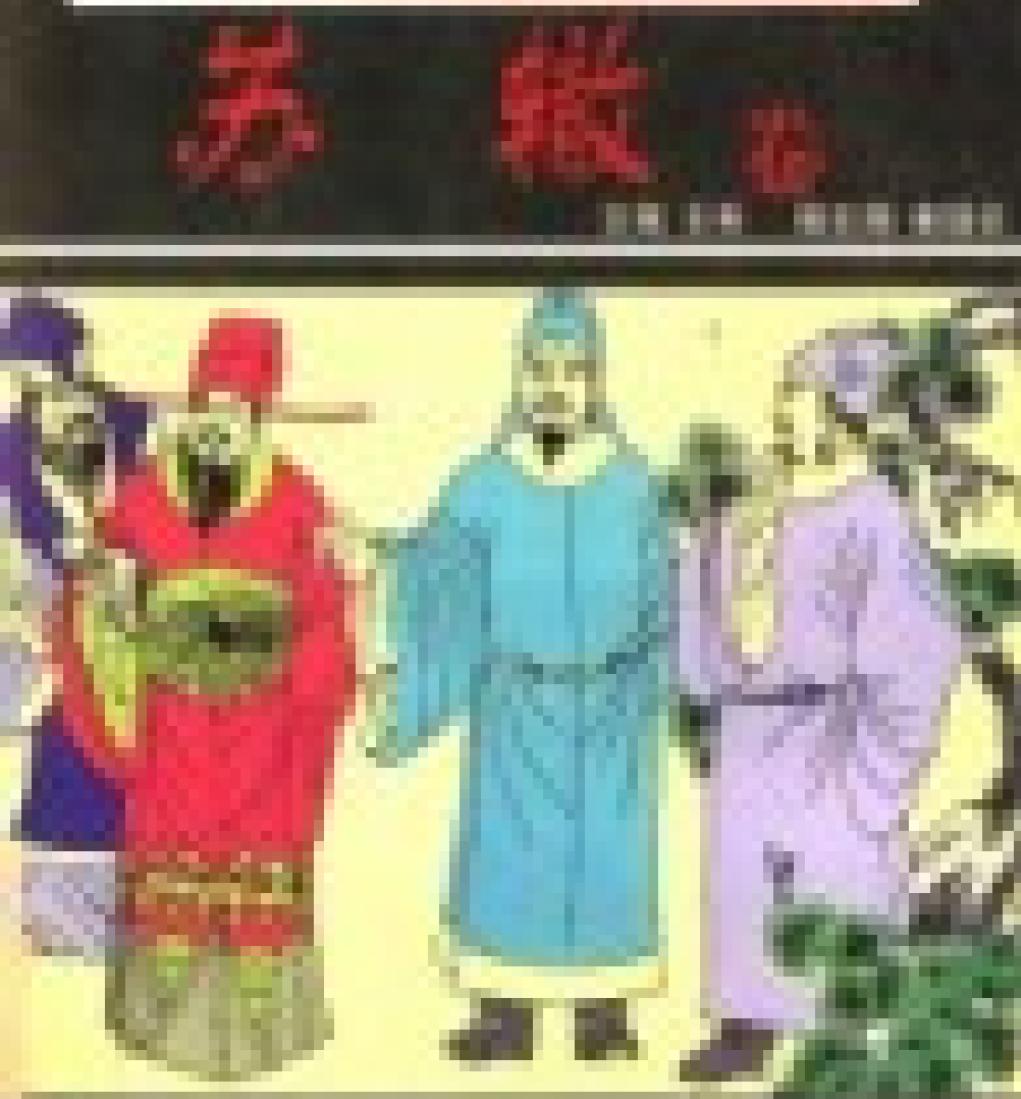
苏 辙 卷

主编 王彬 副主编 崔国政



经济日报出版社

卷之六 大家乐四首并序



卷之六 大家乐四首并序

唐宋八大家名篇赏析与译注

王湜华
谭宝善
注释
评译

苏

辙

卷

经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宋八大家名篇赏析与译注：苏辙卷/王湜华，譚寶善注释；
譚寶善评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12

ISBN 7-80127-248-X

I. 唐… II. ①王… ②譚… ③王… III. ①古典散文
-中国-唐代-选集②古典散文-中国-两宋时代-选集③苏辙-古典
散文-选集 IV. 12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3549 号

唐宋八大家名篇赏析与译注——苏辙卷

注 释：	王湜华
评 译：	譚寶善
责任编辑：	門 睿
责任校对：	王志刚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 277 号 (邮编 100746)
总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永清县第一胶印厂
规 格：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7.25 印张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1997 年 1 月第一版 199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27-248-X/1·7
印 数：	1—8000 册
定 价：	12.5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苏辙小传

王湜华

苏辙（1039—1112），字子由，晚号颍滨遗老，又号栾城，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苏洵之次子，苏轼之弟，三人合称“三苏”，辙则有“小苏”之称。

苏洵于《名二子说》中云：“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辙是车轮行进留下的痕迹，而又是制造车辆所当依据之轮距尺寸、法则。苏洵为次子命名之意很明确，是要他行而有则，脚踏实地，不求有功，但求避祸福。苏洵是位大器晚成的大文学家，一生做官不大，所以《宋史》把他的传放在《文苑》五之中，而他督教的两个儿子都在仕途方面赶过了父亲，文学方面的成就应该说也都赶过了父亲不少。

苏辙在十九岁时（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与哥哥同登进士科，中第五甲，从此踏上仕途。他的政治态度与苏轼大致相同，都趋于保守，对王安石的变法持反对意见。为此屡遭贬谪，做过河南推官、陈州教授、齐州掌书记、著作佐郎、南京判官等卑微小官。苏轼以诗得罪下狱，辙上书为兄请求皇帝饶恕，甚至愿丢了自己的官来相赎。为此被贬谪到筠州做盐税官，长达

五年之久。哲宗登基，任之以秘书省校书郎；元祐元年（1086）为右司谏。宣仁后临朝，用司马光、吕公著等，想要革除弊事，但旧相蔡确、韩缜、枢密使章惇等仍旧在位，苏辙又进言，论述应一并除去他们。元祐五年为龙图阁学士，六年为中大夫、守尚书右丞。七年为大中大夫，守门下侍郎。绍圣元年（1094年）除端明殿学士，知汝州。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责授琼州别驾，辙与兄相遇于藤，同行至雷州而别。哲宗于元符三年（1100年）崩，徽宗即位，辙量移永州安置，遇赦，复移岳州，归至处州被命，复至鄂州被命，辙均谢。有田在颍昌府，因往居。晚年在颍昌寂寞地渡过了十三年，于政和二年（1112年）十月三日病故。死后追复端明殿学士，特赐宣奉大夫，谥文定。

苏辙一生，虽官曾做得比苏轼还大，但坎坷亦略过之。一生忠心耿耿，为匡正朝政，可谓不遗余力，所以几起几落，晚年相当不得志。然而文如其人，他的文章直率而富真情，每不事文饰，貌似平铺直叙而结体严密，说服力强。不论是哪个时期的文，无不如此。他发展了韩愈“气盛言宜”的文艺思想，在强调孟子“养浩然之气”，与司马迁“行文疏荡，颇有奇气”的基础上，提出：“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言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见《上枢密韩太尉书》）他的文章之所以胜，亦正在强调一个“气”字上；他的文章不是“学”成的，不是“做”出来的，而是靠气势自然流淌出来的。他自己评价自己的文章却是一个“稳”字，在《栾城遗言》中他对比他们兄弟二人文章之异，说：“子瞻文奇，余文但稳耳。”此话并非自谦，而是非常实事求是的。正因为他为文立足于一个“稳”，所以才能做到朴素无华饰，而立意自显；貌似淡雅清新，而充满真情，内孕自深。《宋史·

《苏辙传》中最后给他的评价即说：“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澹泊，以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明人刘大漠在他的《栾城集序》中评价苏辙的文章说：“汪洋澹泊，深醇温粹，似其为人。”其实多是本《宋史》传中得来，而“深醇温粹”四字，仍不失为精辟之见。

苏辙在传记、碑铭、杂记一类的文章中，往往能令读者有身随其人、闻其言说之感。究其根源，也还是在于他的不事华饰与平铺直叙。就在他平淡浅显的言词中，自然生成的形象才更富活力，生动可亲。就是在政论性的极严肃的文章中，虽用了比喻、排比、画龙点睛、曲径通幽、万流归一、以一衍百等手法与章法，但给人最突出的感受，依然是冲淡其文而宏富其气，丝毫没有“做出来”的感觉。清人法式善有句名言：“天下事惟平淡可以感人，真切可以行远。”看来这真是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苏辙的行文，亦正符合这条真理。

苏辙一生敬重他哥哥，苏轼也一生敬重他弟弟。苏轼对苏辙的散文的评价是很高的，认为超过他自己。在《答张文潜书》中这样说道：“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这绝不是过誉，秦观亦早已指出：“中书（苏轼）尝自谓‘吾不及子由’，仆窃以为知言。”（《答傅彬老简》）可谓已成定论。

苏辙著有《栾城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应诏集》十二卷行世。

1995年10月16日

目 录

苏辙小传	王湜华 (1)
黄州快哉亭记.....	(1)
东轩记.....	(5)
武昌九曲亭记	(10)
吴氏浩然堂记	(14)
洛阳李氏园池诗记	(17)
王氏清虚堂记	(21)
黄州师中庵记	(26)
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	(29)
南康直节堂记	(32)
太子少保赵公诗石记	(36)
藏书室记	(40)
待月轩记	(45)
坟院记	(49)
遗老斋记	(53)
巢谷传	(57)
丐者赵生传	(63)
孟德传	(69)
答黄庭坚书	(73)

上枢密韩太尉书	(76)
陈州为张安道论时事书	(80)
为兄轼下狱上书	(91)
答徐州陈师仲书二首	(95)
答徐州教授李昭玘书	(99)
上昭文富丞相书	(102)
上皇帝书	(108)
超然台赋并叙	(143)
墨竹赋	(147)
卜居赋并引	(152)
屈原庙赋	(157)
黄楼赋并叙	(160)
祭文与可学士文	(168)
祭亡嫂王氏文	(171)
祭亡兄端明文	(174)
再祭八新妇黄氏文	(177)
六国论	(179)
三国论	(183)
唐论	(188)
君术（第二道）	(197)
进策臣事上（第一道）	(203)
进策臣事上（第四道）	(209)
民政策（第二道）	(215)

黄州快哉亭记

〔原文〕

江出西陵^①，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北合汉、沔，其势益张；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与海相若。清河张君梦得^②，谪居齐安，即其庐之西南为亭，以览观江流之胜。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

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涛澜汹涌，风云开阖^③。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至于长州之滨，故城之墟，曹孟德、孙仲谋之所睥睨，周瑜、陆逊之所骋骛，其流风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

昔楚襄王从宋玉、景差^④于兰台之宫，有风飒然至者，王披襟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独大王之雄风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盖有讽焉。夫风无雄雌之异，而人有遇不遇之变。楚王之所以为乐，与庶人之所以为忧，此则人之变也，而风何与焉！士生于世，使其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

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将蓬户瓮牖，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乌睹其为快也哉！

元丰六年十一月朔日，赵郡苏辙记。

[注释]

- ①指长江三峡最东之一峡——西陵峡。
- ②即张怀民，于元丰六年（1083）亦贬官至齐安。
- ③开阖（hé）：张开闭合。
- ④战国楚人。差亦作湛，事顷襄王，为公族大夫，好辞赋，宗屈原，与宋玉齐名。

[译文]

长江从西陵峡流出，才见到平地，江水奔流畅快，江面也开阔了；南面加入了沅江、湘江，北面加入汉江、沔江，那气势越发大了；来到赤壁山下，江面向外扩张，犹如一片汪洋大海。清河张梦得，贬官来到齐安，在他屋舍西南方建了一座亭子，用来观赏江水的壮美景象。我兄苏子瞻给它取名叫做“快哉”。

在亭中放眼去看，南北一百里，东西三十里，江水波涛汹涌，天上风云变化，尽收眼底。白天见亭前船只出没，夜里听鱼龙悲鸣，景象千变万化，惊心动魄使人不敢长时间注视。现在这一切，坐着就可抚摸到似的，只要你张开眼睛看看即可。

向西望，武昌一带群山，山峦起伏，草木繁茂整齐。水气消散，阳光朗照，渔人、樵夫的屋舍都看得一清二楚，这就是亭子被称为“快哉”的原由吧！

至于江边长长的沙滩，旧城的废墟，曹操和孙权的劳心谋划，周瑜和陆逊驰骋追杀，他们的风流往事和历史遗迹，也足以让世人称为快事。

从前楚襄王带着宋玉，景差在兰台宫漫游，有一股烈风突然吹来，楚王掀起衣襟迎着说：“这风真痛快啊！我和百姓一样享有它啊！”宋玉说：“这是大王独有的雄风啊，百姓哪能共享呢？”宋玉的话里有讽刺的意思在。那风有何雌雄区别？而人却有不同遭遇。楚王之所以高兴，百姓之所以忧愁，这就是人的处境不同，与风有什么关系呢？人生于世，如果心中不痛快，到什么地方能不烦心呢？如果胸怀坦荡，不因得失而败坏自己的兴致，那么到何处能不痛快呢？

如今张君不以贬官为忧，乘工作之余暇自己放达地游山玩水，他的心中定有超过凡俗之人的地方。就是过着再贫困的生活，也是没有不愉快的，更何况用清澈的江水浇灌，和西山的白云为友，使耳目得到无穷的快感来求得自我满足呢？如果不是这样，连绵的群山，陡峻的河谷，天边的森林，古老的树木，清新的风吹着，明亮的月光照着，这一切，也都是文人用来表现无限哀愁的东西，哪能看见他们痛快呢！

元丰六年十一月初一，赵郡苏辙作。

[赏析]

苏辙因反对王安石行新法，几被加之以罪。元丰二年（1079年）其兄苏轼作诗讽刺新法而得罪，苏辙又受牵连，“谪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调”（见其自传《颖滨遗老传》）。元丰六年（1083

年)，他正在筠州任代理州学教授，在考试时，因所撰策题三道，被认为“乖戾经旨”，被撤职留用。《黄州快哉亭记》就写在这一年十一月。

面对政治上的排挤，苏辙以放达的态度待之。他在文中通过赞美张梦得“不以谪为患”，就表达他的这种思想。但对人生遭际有幸与不幸之别的感叹，寄寓内心的忧愤。

文章议论多用散句，写景多用骈句，骈散兼用使文章苍劲中见秀丽，潇洒中显深沉。

东 轩 记

〔原文〕

余既以罪谪监筠州^①盐酒税。未至，大雨。筠水^②泛溢，蔑^③南市，登北岸，败刺史府门。盐酒税治舍，俯江之漘^④，水患尤甚。既至，敝不可处。乃告于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怜其无归也，许之。岁十二月，乃克支其敧斜，补其圮缺，辟听事堂之东为轩，种杉二本，竹百个，以为宴休之所。

然盐酒税旧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适皆罢去，事委于一。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暮归，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则复出营职，终不能安于所谓东轩者。每旦暮出入其旁，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

余昔少年读书，窃尝怪颜子以簞食瓢饮，居于陋巷，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私以为虽不欲仕，然抱关击柝，尚可自养，而不害于学，何至困辱贫窭^⑤自苦如此。及来筠州，勤劳盐米之间，无一日之休。虽欲弃尘垢，解羈縲^⑥，自放于道德之场，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后知颜子之所以甘心贫贱，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给者，

良以其害于学故也。嗟夫！士方其未闻大道，沉酣势利，以玉帛子女^⑦自厚，自以为乐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华而收其实，从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为大，与死生之为变，而况其下者乎！故其乐也，足以易穷饿而不怨，虽南面之王不能加之，盖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区区欲磨洗浊污，晞^⑧圣贤之万一，自视缺然，而欲庶几颜氏之乐，宜其不可得哉！

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为鲁司寇^⑨，下为乘田^⑩、委吏^⑪，惟其所遇，无所不可。彼盖达者之事，而非学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谴来此，虽知桎梏之害而势不得去，独幸岁月之久，世或哀而怜之，使得归复田里，治先人之敝庐，为环堵之室而居之，然后追求颜氏之乐，怀思东轩，优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元丰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眉山苏辙记。

[注释]

①筠州：筠读(yún)，辖今江西高安、上高、宜丰三县之地。

②筠水：今锦江。

③淹没。

④漘(chún)：水边。

⑤贫窭(jù)：穷困。

⑥羈縲(jī zhí)：束缚拴捆。

⑦玉帛子女：财宝和男女仆人。

⑧晞(xī)：仰慕。

⑨官称。掌刑狱。大司寇为六卿之一。

⑩春秋时苑囿之吏，主六畜之刍牧者。

⑪主管委积仓库的小官。

[译文]

我因罪被贬谪到筠州做管理盐酒税的监官。还未到达，当地就下起大雨。筠水泛滥淹没了南市，冲上北岸，把刺史府的大门全冲毁了。盐酒税的办公处所，靠近江边，受灾尤重。我到达后，那里已经破败得不能住人。于是我向郡里报告，请求借部使者家的房子居住。郡里同情我确实无地可住，就答应了。当年十二月，才能把歪斜的梁架支正，坍倒不全的墙壁修补好。又在听事堂东边修了一座轩（带窗的廊房），种上杉树两棵，竹子百余株，做为休息的地方。

管理盐酒税这种差事，过去都是三个人一起做，我到了这里之后，其他两人恰巧都被免职离开了，所有的事都落到我一人头上。白天就坐在市场里，卖盐卖酒，收鱼肉税，和卖东西的人争长道短，尽自己的责任。日暮回来，筋疲力尽，就昏昏然睡了，天亮了都不知道。白天就又出去干那份差事，始终未能在这所谓的东轩里踏实一天。每天早晚经过时，看到它总要暗笑自己一番。

从前我少年时读书，对于颜渊粗食淡饭，住在陋巷里，人不能忍受那种苦恼，而颜渊却不改他那种乐观的精神，私下曾感到奇怪。心想，虽然不想做官，然而谋一个看门打更的差事，还能养活自己，而不损害做学问，何至于贫寒困苦到这个地步呢？赶到来筠州之后，每日在盐米之间操劳，没有一天空闲，虽然也想要抛弃尘世烦劳，解去身上束缚，自由自在地探求学术做人方面的学问，而事情常常遇到麻烦而留在这里。此后才懂

得颜渊为何甘心过贫贱生活而不肯追求俸禄来养活自己，实在是因为做官损害做学问呀！唉！读书人在他还没有深明道理之前，沉醉于追求权势利益，因有财宝仆妾而自觉高人一等，把这些看做是乐事。等到他循着探求知识的规律而求得真理，透过表面现象而真正抓住其实质，精神舒畅，十分得意，这时精神专注就连天地之大，生死不同全不知道了，更何况比它们差的事物呢？所以，探求学问的乐趣哪怕换来的是穷困饥饿的生活也不因此而抱怨，即使做皇帝的乐趣也不能超过它。不是真正有道德的人是不能做到这步的。我只不过刚小小地想磨洗掉自己思想上的庸俗的东西，希望能达到圣贤的万分之一，而自觉缺欠太多。这样却想享受同颜渊差不多的快乐，得不到是应该的。

像孔夫子，周游天下，高的做过鲁国的司寇，低的做过乘田、委吏，只要他遇到了，没有什么认为不可干的。那原本是彻底懂得道理的人的事，而不是学道的人所敢希望得到的。

我既然因为被责难而来这里，虽然知道这差事拘束自己的害处，而形势又使自己不能离开，本人希望经过一段时间，人们也许或哀怜我，使我能重回故里，修理祖上留下的破房，建一座土屋住着，然后追求颜渊那种快乐，怀念这座东轩的清幽，过着优游逍遥的日子，然而这是不敢奢望的呀！

元丰三年十二月初八，眉山苏辙记。

[赏析]

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写诗讽王安石新法，被政敌罗织罪名而几被致于死罪，幸皇帝怜其才，而贬为黄州练副使。苏辙受牵连而从南京（今河南商丘县南）判官贬为筠州盐酒税的监当官。